



次史上最大的捕杀计划预计将造成高达 50 亿丹麦克朗，约合人民币 53 亿元的损失。丹麦“杀貂令”有可能导致整个产业链的“灭顶之灾”。但丹麦却不得不痛下杀手，为什么？

变异毒株消失了？

其实，这已经不是丹麦第一次采取扑杀水貂的行动了。

早在今年 6 月，丹麦一家养殖场检测出 34 只“0 号水貂”后，新冠病毒的人貂间双向传播在丹麦出现。水貂养殖场被视为“病毒蓄水池”，这给丹麦国内新冠防控工作带来极大挑战。随后，1 万多只貂被杀死。紧接着陆续发生多家养殖场水貂感染新冠病毒。到了 9 月份，在 3 个养殖场发现“貂变异病毒”由貂传人。

丹麦血清研究所和哥本哈根大学报告认为，有证据表明“貂变异病毒”已形成人类传播感染链。水貂饲养员面临的感染风险高于医护人员。丹麦政府决定捕杀约 100 万只感染水貂。

在 10 月份，疫情发展到丹麦北部至少 76 个水貂养殖场，150 多名水貂养殖户确诊。丹麦政府表示当地将扑杀至少 250 万只水貂。

截至 11 月第一周，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丹麦共发现 214 个与水貂养殖有关的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有 12 名感染者携带了变异株 Cluster 5。

据丹麦血清研究所初步研究表明，变异株 Cluster 5 对抗体的敏感性较低。这意味着，全球正在研发的新冠疫苗可能对携带 Cluster 5 的新冠患者无效。

“病毒进入不同生物系统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病毒突变。尽管新冠病毒已产生过多次病毒突变，但是从动物再传回人，就容易出现新问题。”丹麦血清研究所技术总监考尔·莫尔巴克指出。

丹麦政府决定不再冒险。11 月 4 日，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发布全国“杀貂令”，此时丹麦已有 207 个水貂养殖场感染。丹麦政府宣布，全面捕杀国内大约 1500 万 ~ 1700 万

只养殖水貂，直到 12 月初前，日德兰半岛北部 7 座主要养貂城市都将“封锁”，这些城市的部分养殖场是重点染疫区。

“我们对本国人民负有重大责任。但由于目前发现的病毒变异，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负有更大的责任。”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到了 11 月第二周，丹麦的全国捕杀水貂令逐渐变成一场政治、法律、科学和运输交织的闹剧。由于反对党议员不断抨击政府的处置方式，丹麦政府于 11 月 10 日叫停了水貂扑杀计划。因为按照现有法律，政府无权杀害不在感染区域的健康动物。11 月 12 日，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主动道歉并承认，政府在命令剔除丹麦所有水貂时“犯了一个错误”——丹麦政府没有法律授权，便要求水貂育种者在已经感染区域外宰杀水貂。

丹麦兽医和食品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16 日，仅在受新冠病毒感染的养殖场和感染区半径 7.8 公里范围内，85% 的水貂已被捕杀，数量达到 880 万只。

11 月 18 日，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丹麦农业和渔业部长摩根斯·延森主动宣布辞职。一天之后，丹麦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写道，鉴于没有发现 9 月 15 日之后的感染病例，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认为，貂传人变异新冠病毒“非常可能”已经消失。

事实也证明，水貂的新毒株并没有在丹麦大量传播，导致疫情出现质变。丹麦卫生机构说，“新变种”并不意味着它比其他冠状病毒变种具有更高传染性或引发更严重的症状。现有证据显示，变异后的新冠病毒行为并无不同，只是在具体特征上可能有轻微区别，但仍是同一种病毒，其具体影响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确定。

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人感染病毒会出现新冠肺炎，而感染病毒的水貂一般没有症状，是无症状感染者，但是可以继续将病毒传播给其他水貂，也能将病毒传染给人。丹麦免疫学教授扬·普劳斯嘉德认为，鉴于目前仅有相对数量较小的人群感染了新冠病毒变种，追踪和切断感染链条相对现实和容易，“新变种”也就没有太多继续存活的空间。



水貂的新毒株并没有在丹麦大量传播，导致疫情出现质变。目前仅有相对数量较小的人群感染了新冠病毒变种，追踪和切断感染链条相对现实和容易，“新变种”也就没有太多继续存活的空间。